

彖
虫

勺

編

蠡勺編卷二十六目錄

治河

海運

西北水利

東南水利

粵東水利

任地

溝田

鹽政

銅政

錢鑄年號

華亭義米

粵海米舶

番禺 凌楊藻 譽釗撰

治河

王通庵曰夏時黃河循太行自北而東至澤水分九河以殺其勢復爲逆河歸于海其餘衍沃皆資種食魏晉六朝以至遼金皆精水利未有運南方粟米供給北方者自明開會通河運濟而北方水利久廢昔日九河今變爲三十六淀七十二沽千里內外沮洳淤澱海門又復狹隘不能迅速歸墟是以往昔膏腴悉歸蕪沒也趙甌北曰元至正四年河決白茅隄及金隄被淹者幾遍山東全省浸淫及于河間爲患凡七八年脫脫任賈魯治之其勞績具見

歐陽元所著河平碑然賈魯後四百餘年以來河之爲患又百出而不窮則以魯但救之於既潰之後而未潰決之前如何使之常由地中行而不至潰決則未計及之也夫河之所以潰決者以其挾沙而行易于停積以致河身日高海口日塞惟恃兩邊隄岸爲之障束一遇盛漲兩隄之間不能容受則必衝破而泛濫不可制今欲使河身不高海口不塞則莫如開南北兩河互相更換一則尋古來曹濮開滑大名東平北流故道合漳沁之水入會通河由清滄出海一則就現在南河大加疏濬別開新路出海是謂南北兩河然非兩河並用亦非兩役並興也兩河並用則河流弱而沙益易停欲河之通轉速河之塞兩役並興則

暨及數省延及數年欲河之治而轉或啟民之創所謂開
兩河者雖有兩河而行走仍只用一河每五十年一換如
行北河將五十年則預濟南河屆期驅黃水而南之其北
河入口之處亟爲堵閉不使一滴入北及行南河將五十
年亦預堵北河屆期驅黃水而北之其南河入口之處亦
亟堵閉不使一滴入南如此更番替代使洶湧之水常有
深通之河便其行遠則自無潰決之患卽河工官員兵役
亦可不設蘆稽土方歸木之費亦可不用但令督撫就近
照管自保無虞此雖千古未有之創論實萬世無患之長
策也舍此不圖而徒年年堵築無論遇有潰決所費不貲
卽一二年偶獲安流而歲脩仍不下數十萬以五十年計

算正不知幾千百萬與其以如許金錢空擲于橫流何如
爲此經久無患之計乎或謂地勢北高南下旣已南徙必
難挽使北流此不然也中國地之高下在東西不在南北
如果北高南下則自神禹導河以來何以數千年不南徙
直至宋始徙乎邇年河決受害之地多在北而不在南則
非北高南下可知也宋之南徙蓋亦因北河淤高不得不
別尋出路耳今南河亦淤高矣高則仍使北流是亦窮變
通久之會也或又謂挽使北流將不利于漕運此亦非也
漕運所資黃水者只洪澤下流由楊家莊土至宿遷草壩
數十里耳現在黃河以北之運河本有南旺分注七分之
水以資浮送不藉黃水倒灌也而洪澤之水至楊家莊則

仍如故果移黃水北去南旺之水自可直下楊家莊與洪澤之水相接糧艘仍可通行此南路之無碍于漕運也臨清以北之會通河本屬運道增入黃水或慮其不能容則于濱棣清滄一帶尋九河故道多分支流使易于出海則河流迅駛糧艘益得過行此北路之無碍漕運也

海運

保昌胡給諫定曰海運之利興于大禹盛于李唐而莫備

于元代

伯顏獻海運之言江南之糧分春夏二運蓋至于京師者歲多至三百餘萬石

禹貢言揚

州貢道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此千古海運所自昉也第其時由江而出海由海而北以入淮所行不過千餘里唐時范陽盧龍之軍仰食東南其糧運南由吳會北達渤碣

數千里之遠一葦可杭邊軍百萬馬騰士飽故杜甫詩云
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然其時都于關中漕粟以給京
師必由河渭其由海而達者不過給薊北諸軍而已元都
于燕其初運糧之道亦自浙西涉江入淮河由黃河逆水
至中灤復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京師及至元二十九
年用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自浙西不旬日達京師大收
海運之利雖其時曾于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名會通河
然河道初開岸狹水淺每歲河運不過數十萬石其歲漕
三百餘萬石多從海運明洪武年間會通河淤塞永樂初
復開會通舊河始罷海運而專事河運至今因之蓋以河
內爲平穩也然考元史豔稱海運爲良法明臣邱濬亦稱

海運爲良便訪求海運道里其由大江出海者約十六七

更路

占城諸國多分一晝夜爲十更海道不可以里計用以更識之

可到五條沙由五條

沙約二十餘更路可抵天津其由黃河出海者至山東膠

州入口有河二百八十里經高密縣至海倉鎮復由海倉

鎮出海約五六更路可抵天津其間無剝殘之費無挨次

之守且海船每船所載加倍于河船上可以節國用下可

以紓民力似于漕政不無裨益如以海運爲險意外之虞

內河亦或有之不獨海運爲然也又元虞文靖集曰東南

運糧實竭民力今京師之東濱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瀕

青齊荏葦之場也而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浙人之法

築埧捍水爲田聽富民欲耕者合其眾分以地官定其畔

以萬夫耕命爲萬夫長千夫耕命爲千夫長三年而徵其
稅如是則東南民數萬可以衛京師可以防烏夷可以省
海運矣仁和沈氏亦然謂使伯生之議果行數年之後畿
輔盡爲沃野誠百世之利也惜乎未有行之者

西北水利

大興劉繼莊獻廷曰西北乃二帝三王舊都二千餘年未
聞仰給于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故西北非無水
也有水而不能利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
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儲無道可行此則近日治河過之
使不得北者助之厲也德清胡氏渭曰漢唐以來河道遷
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民生國計所繫故清口不利海口

愈塞加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洪澤諸湖衝盪高
堰人力倉卒難支必決山鹽高寶諸湖而淮南海口沙壅
更甚爲旣尤烈近日治河乃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于淮
以便運耳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率無甯歲非治河
乃治漕也設會通河有時不用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
田廬塚墓當水之衝者悉遷他所官給其費兩岸之隄增
卑培薄更于低處創立遙隄使暴雨至得左右游波寬緩
而不迫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
入于渤海斯不煩人力也

東南水利

平湖陸清獻公曰今浙西諸郡歲苦淹潦者疏鑿之不時

經畫之未周耳蓋浙西之利害在震澤震澤之通塞在三江三江者震澤之咽喉而江旁諸浦又三江之肘腋也顧昔之爲江者三而今則僅存淞江矣昔之爲浦者三十有六而今則僅存白茅黃浦諸浦矣其已塞者未易修舉其僅存者時浚而疏之亦當不至于大患也前代治東南之水者宋莫詳于郝亶單鶚而明莫詳于夏原吉郝亶主于築隄捍田而單鶚主于滌源濬流亶之說可以防一時之害而鶚之說可以規百世之利故急則宜從亶而緩則宜從鶚二者相時而舉之可也至于原吉之相地利濬諸浦民不勞而功不廢此非尤近事之可舉者乎

粵東水利

吾邑方孝廉恆泰曰粵東水分三江東自河源出虎門入于海無論已北江源自梅嶺南過樂昌又南過連州至三水會西江出虎門入于海西江經流源于滇過于黔至粵西潯州名爲右江其勢寢大併發源貴陽之左江于中江兼併發源都勻之中江于右江而三江合其勢愈大由是下梧州爲牂牁出羚羊分流爲二東流至三水會北江出虎門入于海南流出大蘆經西樵復分爲二一過新會出崖門入于海一下甘竹出焦門入于海此粵東水路之大概情形也向因海口寬河面闊故無水患嗣漸民利淤積日望海變桑田于是就沙尾築石角以阻淤沙未幾見魚游矣未幾見鶴立矣東以斥鹵報西以工築陞增一頃沙

田卽減一頃河面田愈多河愈窄沙愈滯水愈高近水村
庄不得不築基圍以自衛圍築遇漲而奔駛益緊漲大逢
潮而冲激尤橫潮與漲敵而堅圍潰矣水退復業僅仍修
固基圍恐不足恃自應究其致患之所以然也現在北江
之蘆包及南岸之橫江沙雷公沙佛山沙腰等處潮落則
涸枯水漲則互塞有此一阻以蓄其力遂挾懷襄之勢宜
挑挖深之工不煩而利甚溥斯小弊之尙易除也至若沿
海沙田早經陞科給照者毋庸議已卽千百處圍積淤沙
之木椿石壩皆民利藪姑無論難于押圻縱圻而轉眼復
然又烏能禁而長守耶此大弊之不能除也惟有亟亟禁
止不准報墾報陞或者補牢未晚縱有稅與子母接生非

賴椿石積成者亦不准承墾三年一丈稅有溢出田沒入
官廩幾沙棍無由瞞混且知不准墾陞積淤無益自不致
石壩年增一年河道日蹙一日矣然下游仍不能如前寬
闊以通暢其流得無從上游圖之使分疏使決注乎北江
自北而南直趨入海無可疏亦無可決西江由西而東入
肇慶界有羅定江新興江俱從南北注焉羅定江發源處
稍高難使轉注不若新興江發源平坦較易爲力計從新
興河頭陸行至陽春之黃泥灣不過三十餘里通衢大道
間有小岡阜儘可鑿而通之使水轉行南注徑出陽春歸
大洋則西江之水從而分洩以殺其勢更於新興江口分
水使之六分東流四分南流不漲不涸功德與水而俱遠

矣聞廣東新語載新興河頭有渠形在林阜中可知先會
疏通後乃開塞果疏鑿至黃泥灣通高雷廉三郡舟楫全
省之利也陶三廣公會開之旋爲無識者阻功敗垂成至
今遺憾乾隆間康公茂國精風鑑以興圖元武之方水相
錯則盜風熾任高廉觀察時請開黃泥灣未果嗣屏藩東
粵又欲興舉旋他陞仍未果卷合存焉是前人已多議及
者況商販免盤駁之勞米穀有接濟之便西場運鹽節省
糜費利有不可悉數者皆捍禦水患利外之利也或恐添
一海口又增一盜賊門徑可于黃泥灣出口處添建砲臺
撥弁守之與高雷廉三郡聲勢聯絡于海防更爲周密若
慮私鹽私貨進口添設海關鹽關查禁透漏亦易定防範

章程也遵古宜今有利無弊惟是開數十里河道恐有礙
田園廬墓之處必賴賢有司剴切勸諭厚售其值使無怨
咨至于經費浩繁無難籌畫思每次基圍修復不下十餘
萬金一遇水災蕩爲烏有今疏其上游昏墊永免有不欣
然捐輸樂助者乎其間賢能之士隨其鄉俗或按畝或量
錢剋期定可匯集況照成案分別獎勵有力者更恐不先
矣相機展布事必易行行必有效明如觀火也

任地

秦人廢井田開阡陌天下之人宜不勝其害而不出數年
乃有國富兵強之大利遂使先王之制一變而不可復秦
之法豈能過于古與抑春秋以來古法寢壞

履畝稅
之類莫能

講求先王維持經久之意雖欲不變而不可得與漢氏之
興因陋就簡公私之積宜乎匱乏而雞鳴犬吠煙火萬里

田租之輕至于三十而一其極也至盡除之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十

五而稅一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租之半十三年除民田租王莽時王田私屬毋得買

賣受田者悉如制度未幾而農商失業食貨俱廢豈欲復

還舊貫而非其人與荀悅著論謂井田之制不宜于人眾

之時其言似矣然觀元魏之興至于太和之主蓋幾傳矣

當時稱爲極盛戶口眾多而能畧依古制勻給天下民田

鄭通仲言井田之廢已七百年至後魏孝文從李安世奏行均田之法如露田桑田麻田之類隋開皇中

墾田千九百萬頃戶口歲增號稱繁富乃能發使四出均

天下之田如永業田職分田公廩田之類其已然之效于是可觀矣而曰

不宜于衆多之時可乎故平湖陸氏謂學者多言井田然
觀周禮載師士田賈田皆不用井法而左氏傳載楚蔦掩
定土田自度山林至井衍沃有九等之殊是一國之地有
井有不井也祝熊言魯衛晉之始封有疆以周索疆以戎
索之異是天下之國有井有不井也隨其土宜定其經界
斯善言井地者哉至若徵斂之法近代大率多本唐之租
庸調及兩稅元史言元制取于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
倣唐租庸調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倣唐兩稅
也今州縣或分地丁爲二卽租庸調法或合地丁爲一而
總派于地卽兩稅法二法各有利弊去弊就利亦存乎其
人焉

溝田

卷二十六

九

康熙十年遼陽靳文襄公巡撫安徽時皖屬頻旱鳳陽田野多蕪不治公既上補救三疏又上疏曰致治之道首在足民足民有道不在請賑蠲租而在因民之力教以生財之方且鳳陽廣袤何如蘇松蘇松地方三百里財賦甲天下鳳陽方五百里而貢稅不及蘇松什一雖地有肥磽詎應懸絕如此蓋蘇松擅水利小港支河所在而是旱既有資潑復有洩雖雨暘稍愆卒不爲患大江以北盡失溝洫之舊稍遇水旱卽同石田今欲田無曠土歲無凶年莫如力行溝田之法溝田者古井田遺意也然井田自畝至澮淺深廣狹法制繁重溝田但鑿一溝修浚甚易其法以土

畝爲一畝二十畝爲一溝以地三畝有奇爲二十畝中之
經界二十畝之外圍以深溝溝道廣一丈八尺溝廣一丈
二尺深七尺五寸開溝之土卽累溝道之上使溝道高于
田五尺溝低于田七尺五寸視溝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潞
則以田內之水車放溝中旱則以溝中之水車灌田內溝
田一行其利有四水旱不虞利一溝洫旣通水有所洩下
流不憂驟漲利二財賦有所出利三經界旣正無隱占包
賠之弊利四疏奏方下部議而適滇閩變作故未舉行

鹽政

吳廣文蘭修曰鹺政之日壞也淮揚爲最長蘆次之兩浙
又次之兩廣爲後以廣引八十一萬四千餘道歲不及額

故也惟淮鹽重弊厥有二端而私梟與鄰私不與焉正引包額三百四十斤而淮南相至五百餘斤淮北多至二三百斤是謂商私官船舊載大者三千引小者千餘引今則大者七八百引小者二三百引商私之外皆爲夾帶是謂船私夫一船之載引居其一私倍其三船私鬻于途商私積于岸無引之鹽日銷有課之引日滯上負府帑四千餘萬論者顧切切焉私梟鄰私之是議是急手足之疾而忘心腹之患也然而積重難返柰何曰太上變易之其次補救之改埠歸場就場定額先餉則有同關市之征貯倉則參用常平之法此變易之說也權其輕重度其緩急節費以恤商因法以便民此補救之說也補救則易爲力變易

則難爲功杜千萬人之口而任之合數十人之力而舉之其利可以百世矣淮人蕭梅生曰改埠歸場就場徵課財用足而訟獄清斯經國之遠猷平世之大法也是時言官亦上此議 特派大臣前往會勘格于衆論而止非常之舉會有其時乎

銅政

王述庵司寇春融堂集言定興王芥子太岳官雲南布政使憫銅政之弊旁搜博訊指利害所由來以求補救之術大畧謂舊時滇銅聽人取攜自康熙四十四年始請官爲經理歲有常課至雍正初始開鼓鑄運京局以疏銷積銅茲硲路已深近山林木已盡夫工炭價皆數倍于前而又

益以課長之拮据地保之科派官役之往來供億廠民受
價六兩四錢之外尙須貼費一兩八九錢而後足採辦之
難此其一也 滇銅自乾隆四五年以來歲產六七百萬
觔乾隆三十八九年以一千二百數十萬告此滇銅極盛
之時至今日而京師之運額既不可缺而江南江西以外
尙有浙閩黔粵秦楚諸路開鑄求之益艱責之益急雲南
之銅何時足乎採辦之難此其二也 銅民皆無業之人
領本到手往往私費亦有開硎無成虛費工本懸項累累
名曰廠欠自頃定議每歲終責取無欠結狀然工本不足
廠民不能徒手枵腹而致採則爲之量借油米爐炭以資
工作而其欠借不歸之油米爐炭亦不下巨萬之值大廠

之遽累積重莫蘇採辦之難此其三也 小厥收買渙散
莫紀合計數十小厥之銅比二三大厥不能半則大厥安
得不困採辦之難此其四也 若夫轉運之難牛可載八
十觔馬力倍之一千餘萬之銅非十萬匹頭不辦今司運
之官既皆增價僱募然不免以人易畜里民每競數日之
糧以應一日之役喜事之吏驅率老幼橫施鞭打瘁民生
而虧政體非小故也 嘗竊求前人之論議其有已效于
昔而可試行于今者曰多籌息錢以益銅價也通計有無
以限買銅也稍寬考成以舒厥困也實給工本以廣開採
也預借僱值以集牛馬也 銅政之要必寬給價給價足
而後厥眾集厥眾集而後開採廣廣採則銅多銅多則用

裕有銅本斯有銅息有鑄錢斯有鑄息以厥民之銅鑄錢
卽以鑄錢之息與厥費不他籌澤不泛及而此數十厥百
千萬眾皆有以蘇困窮而謀飽暖積其懽呼翔踴之氣銅
卽不增亦斷無減 雲南山高脈厚到處出產礦砂但能
經理得宜非惟裨益銅務而數千萬謀食窮民亦得藉以
資生由此觀之小厥非無利也誠使加以人力穿峽成堂
則初闢之礦入不必深而工不必費又地僻人少林木蔚
萃炭亦易得較大厥攻採之費有事半而功倍者誠于厥
之近邑招徠土著之民聯以什伍之籍又擇其愿樸持重
者爲之長于是假之以底本益之以汕米薪炭則渙散之
眾皆有所繫屬然後示以約束董以課程作其方振之氣

厚其已集之力使皆穿石破峽以求進山之礦雖有不成者寡矣 銅運之在滇境者後先踵接依次抵瀘而瀘州旋收旋兌畧不停息則終無儲備之日惟寬以半歲之期會然後瀘州有三四百萬之儲儲之既多則兌者方去而運者既來是常有餘儲也如是而凡運官之至者皆可以時兌發次第啟行在瀘既無坐守之勞在途亦有催督之令運何爲而遲哉

錢鑄年號

自太公立九府圜法而錢制始定淮陰吳山夫金石存載齊公刀銘齊公者太公也其時尙爲刀形首作一環可貫韋索銘三字曰齊公貨細若絲髮瘦硬圓健稻芒書也後

景王更鑄大錢文曰寶貨是皆錢文之所由始矣顧亭林曰錢者歷代通行之貨雖易姓改命而不得變後之人主不知此義而以年號鑄之錢文于是易代之君遂以爲勝國之物而銷毀之自錢文之有年號始也宋孝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曰四銖其後去四銖一邊專爲孝建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鑄錢文曰太和五銖孝莊帝永安二年更鑄永安五銖此非永世通行之術也舊唐書食貨志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其文乃給事中歐陽詢所書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及下先右及左又自上及右回環讀之於義皆通馬永卿謂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故開元錢

如此之多明皇紀號偶相合耳

鄭虔會粹云詢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招一甲迹故錢

上有招文熙甯中劉斧撰青瑣集則謂事出明皇楊妃何不考之甚也

其末昭宗有天祐錢

五代晉有天福錢宋太祖乾德間所鑄仍不載年號而曰宋通元寶至太宗鑄錢嘗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後每改元更鑄皆以年號元寶爲文惟仁宗年號寶元乃改鑄皇宋通寶以不欲用兩元字兩寶字也自後錢文皆曰通寶歷代因之而無不鑄年號者

華亭義米

順治六年六月戶部議覆江甯巡撫王國寶疏言華亭縣義米一項始于義士顧正心憫里人差役之苦宗族贍養之難捐貲置田四萬八百餘畝每歲租米四萬三十餘石

幫賠役累優卹貧窮原與有司無涉應仍歸正心子孫收種以成義舉從之

粵海米舶

梅州吳石華曰廣東幅員二千里瀕海諸縣土壤膏沃厥田上上其餘山谿間錯厥田中下生齒繁庶食常不足桂柳潯梧諸郡歲浮江而東下者凡數百艘或歲歉諸郡閉糴則市價頓起皇然如不可終日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大饑海關監督穆騰額請飭商夷于小呂宋採糴免征船鈔米舶大至粵人德之六十年乙卯與嘉慶十一年丙寅均依故事而監督阿克當阿議以載米夷船既免船鈔止准空船出口由是米舶不復至謹按小呂宋在臺灣之南

本名

蠻哩喇轄于呂宋故名其去呂地平土美茂草布穀不耕

宋其遠一在南洋一在西洋也而藝稻米一石直銀三四錢其至廣州不過六七日又無

船鈔之征豈不甚利然而空船回國遠涉重洋無貨物之

載有風濤之險宜其不復來也各國夷船運米者均由小呂宋裝載今上

御極之四年甲申總督阮元奏言各米船照舊免輸船鈔

仍准原船載貨出口照例收稅如此則洋米可以源源接

運且以出口貨稅抵算進口船鈔有贏無絀似于裕課便

民綏遠均有裨益得旨前行自是以後連檣而至歲約

三四十艘計米十萬餘石米船有二種大者約載四千餘石小者千餘石夫裕民

食者補救于荒年孰若糶糴于豐歲即使家給人足而歲

增十餘萬石市價益平倉儲愈實羣黎百姓食德而不知

所謂無赫赫之名而其利周于百世者也然而法久弊生
索費漸多則來者日少是在善後者嚴以剔之良法美意
庶恃以勿替也夫又曰此篇作于道光七年自後驗米開
艚漸增規費而米船少矣十一年辛卯歲歉中丞朱公桂
楨會同制府關部出示如員弁書役等再敢需索畱難許
載米船戶卽赴本衙門具稟嚴提重治于是連檣繼至米
價頓減張鳳曹曰臺灣米船向至潮州民食賴之近年來
者已少甚矣胥役之爲蠹也若依洋米例一律奉
行則閩
閩幸甚

蠡編卷二十七目錄

姓氏

公羊穀梁氏

相里氏

朱邪氏

郭姓號之轉聲

符與符姓不可混

三字姓

釋氏

東漢少兩字名

一字字三字字

別字別號

避諱

生諱家諱

臨文不諱

五服爲行

姪甥

猶子

封贈

贈抗節者祖父母

封本生父母叔父母

貴不加親之謚

誥敕

謚法

特謚私謚

婦人謚

關壯侯定謚神武

岳鄂王定謚忠武

明季謚用神號

蠡勺編卷二十七

嶺南鴻書

番禺 凌揚藻 響釗撰

姓氏

陳直齋跋姓源韻譜

唐張曲江公撰

謂古者賜姓別之黃帝之子

得姓者十四人是也後世賜姓合之漢高帝命婁敬項伯

爲劉氏是也惟其別之也則離析故古者論姓氏推其本

同惟其合之也則亂故後世論姓氏識其本異自五湖亂

華百宗蕩析夷夏之裔與夫冠冕興臺之子孫混爲一區

不可遽知此周齊以來譜牒之學所以貴于世也

趙氏彥衛曰姓與氏後世不復別但曰姓某氏雖

史筆亦然

日知錄云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始混爲一本紀于秦始皇則曰姓趙氏于漢高祖則曰姓劉氏

按史記帝紀註引春秋左氏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于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註者曰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自出也解春秋者曰因生以賜姓者謂若舜之嬀禹之姁伯夷之姜是也胙之土而命之氏者若舜之有虞禹之有夏伯夷之有呂是也于字則叔牙季友展無駭臧僖伯是也于諡則文武成宣宋戴惡衛齊惡是也于官則司馬司徒之類是也詳此諸侯既命于天子爲某公侯則是命之氏矣諸侯位卑不得賜姓其有以王公及以字

爲氏或以官以邑爲氏者既無土可分則姓與氏無別註
史記者所以有族者氏之別名之語也姪者統百世如周
姓姬是也氏所以別子孫如魯衛毛明邛晉應韓之分是
也又春秋時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孫則稱公孫公
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俠
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族如申孫叔孫
季孫之類是也此諸侯不得命氏而得命族之例也若夫
易云黃帝堯舜氏作堯舜雖非姓氏既是天子當一代稱
曰堯舜氏義亦通此又不拘姓氏之例也

公羊穀梁氏

朱竹垞曰羅長源撰路史炎帝之後不言有公羊穀梁氏

羅子蒼識遺云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
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脚疑爲姜假託然自高傳子平平
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見于戴宏所記而班氏古今
人表載有二子居第四等計劉氏宋氏世本亦必載之未
必假託也

相里氏

莊子書言相里勤之弟子韓非子言有相里氏之墨是相
里氏東周時卽有之今汾陽縣有大相里小相里二村安邑
縣北三十里相里氏子孫千有餘歲尙數十家聚族居焉
亦有相里村
考北齊寺碑題晉建雄節度使相里金墓汾陽小相里之
名亦多相里氏北碑云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庭堅庭仕堯爲大理官至殷

殷末有理徵爲殷伯其孫仲明逃紂之旤故去玉而稱里氏至周時晉有大夫里克其妻成氏攜小子季連避地居于相城時人遂呼爲相里氏相里武爲漢御史相里覽爲十六國前趙偏將軍

朱邪氏

西突厥沙陀部有朱邪氏其始生于雕窠中酋長以爲異使諸族傳養之遂以諸爺爲氏言非一父所養也後訛諸爲朱訛爺爲邪唐末朱邪赤心爲部落所嫉舉族歸唐授雲州刺史咸通九年桂州戍卒龐勛亂赤心討平之賜姓李名國昌以爲大同軍節度使轉振武軍節度使卽克用之父也

郭姓號之轉聲

唐書宰相世系表平王求號叔裔孫序封于陽曲號曰郭公號謂之郭聲之轉也然則西周但名號東周始兼名郭逸周書等稱郭叔者後人據已改之名稱之耳按隸釋郭輔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爲文王卿士食采于號武王錫封後世謂之郭號通作郭也高誘註國策言郭號之古文也蔡中郎郭有道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號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故通志氏族畧謂春秋有郭公遂以爲氏或云號爲晉所滅公子醜奔周遂爲郭氏今號氏無聞惟著郭氏

苻與符姓不可混

晉書載記苻堅其先有扈之山裔因家池中蒲生長五丈
遂以爲氏其祖蒲洪又以讖有草付應王之文改而姓苻
後漢黨錮傳苻融其先魯頃公孫雅仕秦爲符璽郎因而
姓苻故宋王楙野客叢書曰苻堅之姓從草苻融之姓從
竹二姓固自不同而唐義陽郡王苻璘碑合從竹而書作
苻而苻堅之苻又有書從竹者皆失于不契勘耳金石文
字記謂漢碑隸書率以竹爲𣎵少有從竹者如苻節字皆
然今前漢書苻瑞多從𣎵魏晉以下真書碑亦有書苻節
爲苻節者蓋古者皆通用故耳古不見通用後人趨從省便耳至顏元孫
千祿字書謂從草者爲姓從竹者爲印則未之察也苻融
之苻獨非姓乎

三字姓

万紐于乙速孤兩氏皆出北魏後周有驃騎將軍万紐于

瑾

万讀若萬金石錄金石史遂書作萬紐于非是

齊有前軍都督右武侯乙速孤

安唐有開府右武侯左車騎將軍乙速孤晟右武衛將軍

上柱國乙速孤行儼按万紐于瑾者唐瑾也後周書本傳

時燕公于謹勲高望重朝野所屬白文帝言瑾學行兼修

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

歎異者久之賜瑾姓万紐于氏行儼本姓王氏太原人五

代祖顯仕魏爲驃騎大將軍賜姓乙速孤氏安晟行儼皆

其後也又後魏書有步六孤氏後改爲陸氏西方有步鹿

根氏後改爲步氏北齊書有步大汗氏見廣韻後魏有壹

斗簪氏見姓苑

釋氏

葉石林避暑錄話曰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
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學者如支遁本姓關學于支
謙爲支帛道猷本姓馮學于帛尸利密爲帛是也至道安
始言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
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爲稱者自不知其爲姓也

東漢少兩字名

王氏懋野客叢書曰後漢人名無兩字者或謂以王莽所
禁故爾見陳正敏僕觀匈奴傳莽奏今中國不得有二名
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字名或者之說不

爲無據僕謂莽竊取國柄未幾大正天誅漢家恢復大業
凡蠹僞之政一切掃除不應獨于人名尙仍莽舊然後漢
率多單名者殆承襲而然非爲莽也然就傳考之蘇不韋
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平字公游此
固曉然二名者而又有薊子訓計子勲費長房之徒是後
漢非絕無二名也歐陽集古錄趙氏金石錄所載東漢碑
刻凡稱二字者必曰漢人之字歐公跋楊震碑陰謂賈伯
錡劉顯祖凡若干人疑其
所書僕固不敢謂然蓋觀武梁碑其間言孝子仲章季章
皆字立孫子儵躬修孝道焉有子孫于父祖墓碑中稱字者乎
疑歐趙諸公未深考爾

一字字三字字

池北偶談曰筆記云饒勳字穆范祖禹字淳本皆一字字古如爰絲房喬顏籀劉義之類皆一字字也今文士有寶應陶澂字季萊陽董樵字樵皆以布衣遊都門初不相識予爲介之二君遂賦詩定交余按容齋隨筆謂古如陳勝字涉項藉字羽彭越字仲張歐吳廣枚乘字叔朱雲字游爰盎字絲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之類甚多卽論語中管仲曾皙皆是人習不覺耳又龍川別志有隋時道士屈突無爲字無不爲晁景迂一字伯以父見陸務觀文集劉敞劉攽兄弟字伯貢父仲原父見歐公所作原父墓誌前涼張天錫字公純皐見十六國春秋此又三字字也陶一字昭萬有太原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佗

別字別號

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註云秦處士之號史記索隱云甘茂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范蠡去越自稱鴟夷子此後人別號所昉乎祝氏允明曰道號別稱古人間自寓懷如因性急而以韋自勉性緩而以弦自厲之類非謂敬名設也今人不敢名亦不敢字必以號稱雖尊行貴位不以屬銜爲重而更重其所謂號大可笑也士大夫名實副者固多餘惟農父不然外自闔市村隴鬼人瑣夫不識丁者莫不有號兼之庸鄙狂怪松蘭泉石一坐百犯又兄山則弟必水伯松則仲必竹有名木者號曰半林有姓管名簫者號曰四竹不尤大可笑也哉近聞婦人亦有之向見人稱冰壺老拙乃嫠嫗也又粵江

西一令詛盜忽對曰守愚不敢令不解問左右一胥云
守愚者其號也乃知今日賊亦有別號矣如此風俗未知
何時可變

避諱

葉榮甫曰周人以諱事神然離詩言克昌厥後噫嘻言駿
發爾私何以不爲文武諱耶至于周禮一書七月一詩皆
周公作也禮有昌本之菹詩有麟發之詠皆不之諱者蓋
周去古未遠雖曰文爲之備尙遺朴畧之風其避諱固未
如後世之悉特不敢指曰文王昌武王發若泛用二字則
未之諱也如穆王名滿其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諸侯亦
有衛侯鄭雖曰魯以獻武廢二山是特當時爲尊者諱故

改具赦之名而承襲不易厥後魯國又有公孫敖亦足以見泛而言之未特諱也後世諱政而改正月且易其音視周爲密矣觀王嘉上封事無赦逸欲有國是固爲高祖諱矣及韋孟諷諫詩有曰總齊羣邦自是而下犯高祖之諱者凡五六孟當楚王戊之時去高祖爲未久而獨不之諱豈漢初懲秦苛禁凡事簡易其避諱亦未如後世之悉至武帝諱徹遂改徹侯爲通侯見秦書獨斷自是之後所諱遂密于前與觀漢書蒯徹謂之蒯通固爲武帝諱矣至于景帝名啟史記謂之微子開而漢紀元封元年詔書有夏后啟母石之言何爲不避之耶顏師古謂史追書之班固非漢臣子與况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國與萬邦作孚之類皆

不爲始祖避何耶唐陸贄論關中事宜曰與理同道罔不
興請釋趙貴先罪狀曰脅從罔理韓文進士策問曰堯舜
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與治字皆易
爲理避高宗諱也然韓文湖州上表有曰朝廷治平曰爲
治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賀卽位表云君臣相戒
以致至治舉張惟素自代曰文學治行衆所推與舉韓泰
自代曰悉心爲治何爲不避之耶又中宗諱顯而韓文袁
州上表曰顯文頻煩舉韋觀自代曰顯映班序至柳子厚
鼓吹曲湮水黃篇云羲和顯曜乘清氛皆犯中宗之諱何
也韓公羅池廟碑曰其日景辰矣而賀慶雲表乃曰其日
丙戌子厚平淮夷雅曰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人矣而

韓賀卽位表乃曰以和萬民又何耶是二者客或刊行之誤而顯治二字用之非一不應皆誤也當俟知者質之

生諱家諱

生名死諱周制也故陶禮卒哭乃諱而吳楚材彊識畧言漢西嶽碑云宏農太守河南樊君諱毅毅時尙在也又趙明誠金石錄謂漢碑生而稱諱者甚多因引孝宣元康二年詔曰其更諱詢初諱病已後更諱詢以爲西漢已如此至于家諱

之見于諸家文字者尤衆邵氏博曰司馬遷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改趙談爲趙同范蔚宗父名泰改郭泰鄭泰俱爲太杜甫父名閑故詩中無閑字其曰鄰家閑不違者坊刻之譌古本作問不違也曾閱朱旗北斗閣古本作北斗

殷也李翱父名楚今故所爲文皆以今爲茲

按翱父諱楚金非今茲之

今此或諱

獨韓退之因李賀作諱辨持言微不言在之說

退之父名仲卿于文不諱也曹志爲植之子其奏云幹不
植彊不諱其父名也呂岱爲吳臣其書云功以權成不諱
其君名也又王氏明清曰歐陽公父名觀文多避之如云
碧落碑在絳縣龍興宮之類蘇長公祖名序文多云引或
作敘

臨文不諱

顧徵君金石文字記題顏氏家廟碑謂魯公自父以上並
直書其名而加諱字其他伯叔羣從悉名之又云予讀張
燕公集有唐贈并州刺史先府君碑首曰府君諱隲字成

隲又有周通道館學士張府君墓誌說之曾祖首曰君諱弋字

嵩之又有唐處士張府君墓誌說之曰曾祖徵君諱子犯

祖河東郡從事諱俊父通道館學士諱弋並直書其名而

加諱字唐文粹載陳子昂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

墓誌文曰公諱元敬字某五世祖太樂生高祖方慶方慶

生曾祖湯湯生祖通通生皇考辨又有梓州射洪縣武東

山陳居士墓銘序曰君諱嗣字弘嗣皆直書其名惟父加

一諱字劉禹錫集有子劉子自傳曰曾祖凱官至博州刺

史祖鏐殿中丞侍御史父諱緒浙西鹽鐵副使贈吏部尚

書亦惟父加一諱字白居易集有故韋縣令白府君事狀

曰高祖諱建曾祖諱士通祖諱志善父諱溫公諱鏐卽居

易之祖又曰長子諱季庚襄州別駕事其後狀其襄州別駕府君事狀曰公諱季庚字某輩縣府君之長子即居李輯集有皇祖實錄一篇其首曰公諱楚金蓋古人臨文不諱而子昂獨錫自祖以上不加諱字又所謂不逮王父母則不諱者也臨之以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故晉荀偃諱稱平公爲曾臣彪今人自述先人事狀而使他人填諱非古也

五服爲行

唐宋以前多序五服兄弟爲行少陵集所稱高三十五詹事元三十一曹長之類是也

姪甥

通典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

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姪甥唯施于姑舅耳雷
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古
者兄弟之子皆曰子朱子語類謂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
當稱宜稱從子爲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高祖四世
而上稱族子

猶子

劉共父刊二程集改姪爲猶子朱子謂古人固不謂兄弟
之子爲姪亦無云猶子者按猶子二字始於檀弓喪服兄
弟之子猶子也然論語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
猶子也似當爲師稱弟子之辭而弟子亦可稱師爲猶父
蓋檀公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

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封贈

洪景廬曰封贈先世自晉宋以來有之迨唐始備然唐世贈與惟一品乃及其祖餘官只贈父耳長慶後稍變通權德輿罷相爲檢校吏部尙書興元節度使表納檢校吏部尙書請回贈其祖僉詔不許納官而贈僉爲尙書禮部郎中此後世馳贈之始也白樂天集亦有戶部尙書楊於陵贈其祖爲吏部郎中祖母崔爲郡夫人制詞然德輿身爲檢校吏部尙書而贈其祖不過禮部郎中於陵爲戶部尙書而贈其祖不過吏部郎中則亦不能以子孫之官全贈其祖也宋史李虛已當南郊恩封請罷妻封以授祖母寇

城少孤鞠于祖母王氏及登朝乞以妻封回授趙概逢郊恩當任子進階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詔皆許之後遂爲例此則宋時可以己官全贈其先較唐制又稍優矣元許有壬言今制封贈祖父母降于父母一等則元時封贈先世亦尙有差別我朝甲令一二品封三代三品以下封二代六品以下封一代皆全用其本身官秩并許以本身封典回贈其祖則例封一代者實亦得封二代矣見陔餘叢考

贈抗節者祖父母

明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周公順昌旣以死璫難贈太常寺卿其子茂蘭刺血上書請封三代故事贈官死忠諫

經卹蔭者其父母妻室俱准給封贈予以應得誥敕而不
及其祖父母故三代之請有旨命所部查會典具覆而會
典無是例也茂蘭慟哭縉會典自夜達曙忽得一例云凡
以死勤事抗節不屈身死綱常者其卹典取自上裁踊躍
曰然則惟上優之耳遽揭所部勾據覆而上果破例令所
部從優給贈三代一時死忠者皆得援例請全給其例從
茂蘭始見西河文集

封本生父母叔父母

宋王氏極燕翼詒謀錄曰皇朝以孝治天下篤厚人倫子
之出繼他人者得封贈其本生父母此前所未聞也李文
正昉爲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任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

叔母謝氏故陳留郡君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
爲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與追榮太宗皇帝嘉之淳化
四年二月乙丑詔贈超爲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然
此猶因防有請而從之也至真宗天禧元年八月辛未詔
文武陞朝官父不在無嫡母繼母者許敘封本生之母指
文之武之陞之朝之官之父之不在之無之嫡之母之繼之母之者之許之敘之封之本之生之之之母之
子之言之則之四之海之之內之均之沾之寵之惠之雖之于之古之繼之違之悖之亦之忠之厚之之之至之
也之問之大臣之中之移之封之大之父之母之者之有之大之學之士之楊之士之奇之少之保之朱之衡之
修之太之宰之張之翰之其之庶之僚之移之封之本之生之父之母之者之京之官之起之于之嘉之靖之中之
異之途之起之于之嘉之靖之中之都之事之歐之陽之念之鳴之贊之喬之可之躋之又之歐之陽之文之
忠之修之少之孤之其之叔之父之教之之之學之既之貴之乞之以之一之官之同之贈之以之報之其之德之
詔之從之之之乃之白之員之外之郎之贈之郎之中之又之王之沂之公之曾之爲之參之知之政之事之改之
葬之叔之太之子之中之舍之宗之元之叔之母之嚴之氏之自之言之幼之孤之叔之父之母之育之之之詔之

贈宗元工部員外郎嚴氏懷仁縣太君按本生祖之外
有移封者唐李德裕爲荆南節度使過當追贈奏乞同贈
其兄故楚州刺史德修詔贈禮部尙書劉總奏請追贈其
外祖溪州刺史張懿乃贈懿工部尙書其妻李氏趙國夫
人

貴不敢加親之誤

邵氏博聞見後錄呂汲公當選祕書丞乞用其官易母封

邑卽今臨封地朝廷從之中外以爲美事獨劉敞原父曰禮父

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不敢以己貴而加諸

親也今君之舉孝矣于禮若戾奈何又法未當封亦非所

以尊之也呂公聞之嘆服自以爲不及終身重敬原父之

學韓氏如璜曰先儒謂父無爵若以己爵加之是欲尊親而反卑之爾是何言哉追王追封之典非以己爵加之乎以己加之而不可將追王追封皆已孤暴貴之所不敢出乎人子以其身貴而施恩以貴乎其親是亦申罔極之情於萬一矣

誥敕

陽湖趙氏曰本朝之制凡內外交武官所得誥命皆有擬定文字各按其品級填寫雖有大勢力者欲增損一字不能所以杜浮僞之風也按宋史孫洙傳百官遷敘用一定之詞洙建言羣臣進秩事理各殊而同用一詞或一門之內數人拜恩而格以一律殊爲苟簡詔自今封贈蔭補

每大禮一易他皆隨等擬定是宋制所謂大禮一易者蓋亦有一定誥詞至明則否湯幢小品云國朝文臣誥敕窮工極巧大失絲綸之體高拱張居正雖皆有禁終不能改惟勳戚武弁勒爲定式篇篇一律卽王府至重然親王而下塘志亦有定式未免太泥倘有應敘功蹟從何記載乎則前明之有定式者惟勳戚武弁而文臣皆隨時撰作毋怪乎詠詞滿紙也

明史許士柔傳故事贈官誥屬誥敕房忠臣則翰林能文者亦爲之後中書以爲侵官崇正三年仍命誥敕中書爲之

本朝則誥敕不論文武皆有定式而碑文祭文臨時令翰林諸臣撰擬于禁絕諛僞之中仍不沒人之實可謂盡善矣

詔法

釋名古者諸侯薨天子諭行以賜諡惟王者無上故于南郊稱天以諡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諡其父故諸侯之諡多不以實也支允堅吳林曰夏商繼世之君未嘗立諡至周始加諡而有幽厲之名秦人鑒此謂以子議父臣議君也遂去諡法後世自漢以下帝王諡號非易代之日有美無惡若增累美諡蓋始于唐代宗時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諡至元宗末奸臣竊命累聖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蓋稱其至者故也今諡號淪古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諡時皆從真卿議獨袁倬謂陵廟玉冊皆已刊刻不可輕改事遂寢

以下多言臣諡

王文簡曰諡法漢制雜見于白虎通獨

斷諸書唐宋則太常博士議之考功覆定而後上之明制大臣之喪禮部以諡請既報可則內閣以三諡列上而人主自擇之

洪武初惟武臣有諡至永樂中文臣乃得諡自姚廣孝胡廣始後文臣亦多有之然皆出恩賜

本朝率沿明舊其大畧也然而古今有不能盡同者士冠禮曰生無爵死無諡唐則養德邱園聲實名著者得諡先生宋林逋徐積蔡沈元韓性杜英許謙胡炳文諸人皆以隱逸特諡前明官必三品例始得諡自餘翰林有講幄舊勞者死建言死封疆死王事者亦得予諡至邱園之得諡者鮮矣此其不同一也古者諡具美惡所以寓褒貶示勸戒而其後則有美而無惡此其不同二也古諡有六家蘇洵及其重複凡所取者一百六十八諡鄭樵又增損之

爲上諡百三十一中諡十四下諡六十五迄于明代所存
者僅六十八諡今則又減于前此其不同三也明制翰林
官始得諡文然有不翰林而諡文者劉王二文成是也翰
林而不諡文者劉忠愍球是也一代之制異同如此本
朝則閣臣雖不由翰林皆得諡文此其不同四也婦人古
有諡自戚里外如虞淵母孫之諡定李思齊妾鄭之諡貞
烈皆有瑰璋之行而其後乃僅以爲阿保恩澤之私此其
不同五也又有疑者郊特牲曰死而諡之而春秋衛侯賜
北宮喜諡曰貞子析朱鉏曰成子生而諡之又何說也大
戴禮曰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春秋之世乃有以作亂
被誅而得上諡如崔武子嬖懷子又何說也宋歐陽修卒

議欲諡文以配韓愈常秩有私憾于修增一字爲文忠議者謂必畱此以待安石已而果然太常初議朱嘉諡文正考功劉弼正謂嘉當繼唐韓愈宜特諡文詔從之厥後周程張呂諸儒諡皆一字此以一字爲貴也京鏜諡文穆其子請避家諱改諡文忠言者謂楊億鉅儒旣諡文議者欲加忠竟不與加一字尙不可況二字極美乎此以二字爲貴也明制諡親王一字郡王二字此又以少爲貴也世宗惑道教邵陶二真人濫及四字此又以多爲貴也又何說也至 本朝賜諡尤在獎忠義以風有位 世祖定鼎之初卽下所司定勝國甲申諸臣之諡康熙中監司殉難若葉映楠之諡忠節陳啟泰陳丹赤之諡忠毅皆非常典所

以教忠者至矣

特諡私諡

梁書裴子野傳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諡子野以
令望特賜諡貞子陶宏景賜諡貞白先生劉瓛賜諡貞簡
先生北史李謐賜諡貞靜處士此則官位例不及諡而出
于特恩者乃後世特賜諡之始也後漢書夏恭卒諸儒私
諡曰宣明君朱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諡曰貞宣先
生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諡曰文忠先生范
冉卒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畱太守累行論諡僉曰宜爲貞
節先生陳實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共諡爲文範先生
此又後世私諡之始也然私諡究非禮故荀爽嘗著論正

之見後漢書爽本傳朱竹垞跋漢元儒先生妻壽碑曰私諡多出鄉人門弟子之私極辭肆意未有限量然稽之于古若展禽之諡惠黔婁之諡康降而東漢見諸碑闕者故友易名不盡加以上諡元儒先生其一也

婦人諡

顧夢麟中菴瑣錄曰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故得蒙夫之諡晉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諡春秋夫人有諡不復依禮故釋例云繫夫諡者夫人而已眾妾不合繫夫其聲子戴媽有諡者皆越禮妄作也王彪之亦云婦人有諡禮壞故爾晉書賈充妻別諡宣不從夫諡又虞潭母諡定桓溫母諡敬南史駱文牙母諡恭此婦人有諡

之見諸史傳者也雖賢武不同要非禮之正矣

關壯侯諡神武

程敏政曰後主景耀三年追諡關羽曰壯繆侯按諡法武功不成曰繆蔡邕獨斷名實過爽曰繆而繆穆古通用若秦穆公魯穆公在孟子漢穆生晉穆彤在史皆爲繆蓋傷羽之死國故以壯繆節惠而宋岳飛諡武穆意與此同今乃諱之以爲惡諡豈理也哉若果爲惡諡則史不應云追諡之典時論以爲榮也然要不如我朝定諡神武之爲協也

岳鄂王定諡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諡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

蘭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觀中興之舊竟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旤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諡當稱忠武爲是見丹鉛錄

明季諡用神號

明武宗自稱大慶法王世宗自號聖智帝君宣宗故后胡氏賜號靜慈仙師萬厯中尊孝定皇太后爲九蓮菩薩崇正中尊孝純皇太后爲智上菩薩

皆構殿于泰山碧霞元君宮後因更名曰聖慈

天慶宮 又以皇五子悼靈王追贈爲孝孺悼靈王通元顯應
真君顧亭林謂以天子之貴帝后之尊皇子之冢若不足
重而必假西域胡神之號以爲優崇所謂國將亡而聽于
神者耶然視唐元宗稱上清弟子宋徽宗稱教主道君則
已開其先矣